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八十二

詳校官侍郎臣劉躍雲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繆　琪

校對官中書臣吴甸華

謄録監生臣陸維新

五禮通考卷八十一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八十一

宗廟制度

宋史禮志太祖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尚書張昭等奏謹案尭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也有商建國改立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

湯也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與文王武王也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室隋文但立高曾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曾四代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上皇高祖文安府君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皇曾祖中丞府君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皇祖驍衛府君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皇考武清府君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皇

高祖妣崔氏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曰簡穆皇后太祖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唐制長安太廟凡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二側階本朝太廟四室室三間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餘十間分為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

玉海至道三年五月有司言唐郊祀録廟各一屋三間華飾連以罘罳同殿異室無别設庫屋明文請東西各增修一間以藏寶冊從之

宋史禮志真宗咸平元年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案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别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

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議户部尚書張齊賢等言王制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前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絶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及五代有所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于太廟則太祖幷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于今

亦不可行詔下禮官議議曰案春秋正義躋魯僖公云禮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兄弟繼統同為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又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又唐中睿皆處昭位敬文武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翌祖室曰曾祖后曰曾祖妣祝文稱孝曾孫宣祖室曰皇祖考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

室曰皇伯考妣太宗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孝子其别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議議曰古者祖有功宗有德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世昭穆之位翻為一代如臣等議禮為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太宗不得自為世數而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又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

主乎春秋正義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以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毁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于禮為大順于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今詳都省所議皇帝于太祖室稱孫竊有疑焉詔令禮官再議禮官言案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逺近長幼親踈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

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並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毁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盡無復祖禰之神矣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當不得祭于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于恩既順于義無否玄宗朝禘祫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同列於穆位德宗亦以中宗為高伯祖晉王導荀崧等

議太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後之文所以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于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案太宗享祀太祖二十有二載稱曰孝弟此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

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日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皇帝于太祖仍稱孝子餘並遵舊制

蕙田案兄弟同昭穆此不易之理禮官之言是也不稱伯父齊賢之議似為近之禮兄弟之子猶子伯仲叔季皆有父道則皆有子道焉

文獻通考景德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案漢書高

平侯魏洪坐酎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明文也伏見太廟別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宮去殿廷尚遠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兼有齋宮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餘並不得乘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宋史真宗本紀景德四年二月癸酉詔西京建太祖神

御殿

蕙田案此宋神御殿之始

禮志景德四年奉安太祖御容應天禪院以宰臣向敏中為奉安聖容禮儀使權安於文德殿百官班列帝行酌獻禮鹵簿導引升綵輿進發帝辭於正陽門外百官辭於瓊林苑門外遣官奏告昌陵畢羣臣稱賀

蕙田案此御容安奉禪院之始

文獻通考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

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詣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

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

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

帝太祖曰啟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

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

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冊寶

蕙田案此因封禪上尊號

宋史真宗本紀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乙卯告太廟詔

自今謁廟入東偏門

文獻通考大中祥符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迴班東向且躬申祇見禮尚尊虔當罄寅恭庶申誠愨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迴班

蕙田案東偏門入有阼階之義近于禮矣

宋史眞宗本紀大中祥符五年閏十月己巳上聖祖尊

號辛未謝太廟乙亥詔上聖祖母懿號加太廟六室尊謚十二月戊辰作景靈宮

禮志景靈宮剏於大中祥符五年聖祖臨降為宮以奉之

蕙田案此景靈宮之始為聖祖臨降而建誕矣

真宗本紀乾興元年二月帝崩十月祔太廟

禮志乾興元年十月奉真宗神主祔廟

仁宗天聖五年詔修景靈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署曰

奉真

蕙田案萬壽殿奉真宗此景靈宮第二殿也

仁宗本紀景祐二年五月庚子議太祖太宗真宗廟並

萬世不遷

玉海景祐二年五月甲申朔詔王者奉祖宗尚功德禋

天祀地則侑神作主審諦合食則百世不遷其令禮官

辨崇配之序定二祧之位庚子禮院言王者建廟祏之

嚴合昭穆之綴祖一而已始受命也宗無豫數待有德也太祖誕受寶命付畀四海鋪敦燮伐潛黙不端夷澤潞之畔兼淮海之昧東梵吳輿右因蜀壘湘楚番禺請吏入朝當此之時天下去凋殘蒙更生此萬世之業也太宗提神畧席下武襲行天討底定太原由是謹九刑之辟藝四方之貢信賞類能重食勸農官無煩苛人無怨恫又引搢紳諸儒講道興學炳然與三代同風真宗乾粹日昭執競維烈遂考夏諺紹虞巡祕牒岱宗育穀

冀壤翕受瑞福普浸黎元肖翹跂行民無不寧百度已
備眷揆明辟洪維一祖二宗之烈歷選墳誥未有髙焉
者也請以太祖為定配二宗為迭配其將來皇帝親祠
請以三聖皆侑上顯對越之盛次申適追之感詔恭依

蕙田案迭配從唐制也

宋史禮志康定元年直祕閣趙希言奏太廟自來有寢
無廟因堂為室東西十六間内十四間為七室兩首各
一夾室案禮天子七廟親廟五祧廟二據古則僖順二

祖當遷國家道觀佛寺並建别殿奉安神御豈若每主為一廟一寢或前立一廟以今十六間為寢更立一祧廟逐室各題廟號釦寶神御物宜銷毁之同判太常寺宋祁言周制有廟有寢以象人君前有朝後有寢也廟藏木主寢藏衣冠至秦乃出寢於墓側故陵上更稱寢殿後世因之今宗廟無寢蓋本於兹鄭康成謂周制立二昭二穆與太祖文武共為七廟此一家之説未足援正自荀卿王肅等皆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一

降殺以兩則國家七世之數不用康成之說也僖祖至
真宗方及六世不應便立祧廟自周漢每帝各立廟晉
宋以來多同殿異室國朝以七室代七廟相承已久不
可輕改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寶物世傳者皆在焉
其神御法物寶盝鈿牀請别為庫藏之自是室題廟號
而建神御庫焉

蕙田案僖順有當祧之義尚非應祧之時

仁宗本紀皇祐五年三月癸亥遣使奉安太祖御容於

滁州太宗御容於并州真宗御容於澶州六月乙亥御
紫宸殿案太安樂觀宗廟祭器十一月戊辰饗太廟奉
慈廟
禮志皇祐中以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奉
神御乃宣諭曰太祖擒皇甫暉於滁州是受命之端也
即大慶寺殿名曰端命以奉太祖太宗取劉繼元於并州
是太平之統也即崇聖寺殿名曰統平以奉太宗真宗
歸契丹於澶州是偃武之信也即舊寺殿名曰信武以

奉真宗既而統平殿災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輙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寛其賦輸緩其徭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先是睦親廣親二宅並建神御殿翰林學士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為漢用春

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宅廣親宅所建神御殿不合典禮宜悉罷詔以廣親宅置已久唯罷修睦親宅

蕙田案范氏歐陽氏之言甚透

英宗本紀嘉祐八年十月甲午葬仁宗於永昭陵十一月丙午祔於太廟

禮志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為十八間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

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子事七世之禮盧士宗司馬光以為太祖巳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

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則并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𤣥宗立九室祀八世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抃等復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

命之主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之三代禮未有此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室以備七室

蕙田案三議皆可行

文獻通考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揖奠

則虡爵樂舉柷敔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為甚夫習儀者本以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于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神主奉安齋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帟

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檐陛如親祫時凡二丈七尺

宋史神宗本紀治平四年正月英宗崩九月壬午祧僖祖及文懿皇后乙酉祔英宗神主於太廟

禮志治平四年英宗將祔廟太常禮院請以神主祔第八室祧藏僖祖神主於西夾室自仁宗而上以次遞遷翰林承旨張方平等議同堂八室廟制已定僖祖當祧合於典禮乃以九月奉安八室神主祧僖祖及后祔英

宗罷僖祖諱及文懿皇后忌日

神宗本紀熙寧二年春正月甲午奉安英宗神御於景

靈宫英德殿

禮志熙寧二年奉安英宗御容景靈宫

神宗本紀熙寧四年七月庚子詔宗室不得祀祖宗神

御

禮志知大宗正丞事李德芻言禮法諸侯不得祖天子

公廟不設於私家今宗室邸第並有帝后神御非所以

明尊卑崇正統也望一切廢罷下禮官詳定請如所奏詔諸宗室宮院祖宗神御迎藏天章閣自是臣庶之家凡有御容悉取藏禁中

蕙田案李德芻此奏差強人意

神宗本紀熈寧六年春正月辛亥復僖祖為太廟始祖以配感生帝祧順祖於夾室

禮志熈寧五年中書門下言僖祖以上世次不可得而知則僖祖有廟與商周契稷疑無以異今毀其廟而藏

主夾室替祖考之尊而下祔於子孫殆非所以順祖宗孝心事亡如存之義請以所奏付兩制議取其當者時王安石為相不主祧遷之說故復有是請翰林學士元絳等上議曰自古受命之王既以功德享有天下皆推其本統以尊事其祖故商周以契稷有功於唐虞之際故謂之祖有功若必以有功而為祖則夏后氏不郊鯀矣今太祖受命之初立親廟自僖祖以上世次既不可知則僖祖之為始祖無疑矣儻謂僖祖不當比契稷為

始祖是使天下之人不復知尊祖而子孫得以有功加其祖考也傳曰毀廟之主陳於太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今遷僖祖之主藏於太祖之室則是四祖祫祭之日皆降而合食也請以僖祖之廟為太祖則合於先王禮意翰林學士韓維議曰昔先王有天下迹其基業之所起奉以為太祖故子夏序詩稱文武之功起於后稷後世有天下者特起無所因故遂為一代太祖太祖皇帝功德卓然為宋太祖無少議者僖祖雖為高

祖然仰跡功業未見所因上尋世系又不知所以始若以所事契稷奉之竊恐於古無考而於今亦所未安今之廟室與古殊制古者每廟異宫今祖宗同處一室而西夾室在順祖之右考之尊卑之次似亦無嫌天章閣待制孫固請特為僖祖立室由太祖而上親盡迭毀之主皆藏之當禘祫時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太祖順昭穆之列而從之取毀廟之主而合食則僖祖之尊自有所申以僖祖立廟為非則周人别廟姜嫄不可謂非禮

祕閣校理王介請依周官守祧之制𠩄祧廟以奉僖祖庶不下祔子孫夾室以替遠祖之尊帝以維之說近是而安石以維言夾室右為尊為非理帝亦然之又安石以尊僖祖為始祖則郊祀當以配天若宗祀明堂則太祖太宗當迭配帝又疑明堂以英宗配天與僖祖為非始祖之說遂下禮官詳定同判太常寺兼禮儀事張師顔等議昔商周之興本於契稷故奉之為太祖後世受命之君功業特起不因先代則親廟迭毀身自為祖鄭

玄云夏五廟無太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張薦云夏后以禹始封遂為不遷之祖是也若始封近世上有親廟則遠祖上遷而太祖不毀魏祖武帝則處士迭毀唐祖景帝則弘農迭毀此前世祖其始封之君以法契稷之明例也唐韓愈有言事異商周禮從而變晉瑯琊王德文曰七廟之義自由德厚流光享祀及遠非是為太祖申尊祖之祀其說是也禮天子七廟而太祖之遠近不可以必但云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未嘗言親廟

之首必為始祖也國家以僖祖親盡而祧之奉景祐之
詔以太祖為帝者之祖是合於禮矣張昭任徹之徒不
能遠推隆極之制因緣近比請建四廟遂使天子之禮
下同諸侯若使廟數備六則更當上推兩世而僖祖次
在第三亦未可謂之始祖也謹案建隆四年親郊崇配
不及僖祖開國以來大祭虛其東向斯乃祖宗已行之
意請畧倣周官守祧之制築别廟以藏僖祖神主大祭
之歲祀於其室太廟則一依舊制虛東向之位郊配之

禮則仍其舊同知太常禮院蘇税請即景靈宫祔僖祖即與唐祔獻懿二祖於興聖明德廟禮意無異同判禮院周孟陽等言自僖祖而上世次莫知則僖祖為始祖無疑宜以僖祖配感生帝章衡請尊僖祖為始祖而次祧順祖以合子為父屈之義推僖祖侑感生之祀而罷宣祖配位以合祖以孫尊之義餘且如舊制而馮京欲以太祖正東向之位安石力主元絳初議遂從之帝問配天孰是安石曰宣祖見配感生帝欲改以僖祖配帝

然之於是請奉僖祖神主為始祖遷順祖神主夾室以僖祖配感生帝祀詔下太常禮院詳定儀注安石本議以僖祖配天帝不許故更以配感生帝焉

孫固傳固領銀臺時議尊僖祖為始祖固議曰漢高以得天下與商周異故太上皇不得為始封光武中興不敢祖舂陵而祖高帝宋有天下傳之萬世太祖功也不當替其祀請以為始祖而為僖祖别立廟禘祫之日奉其祧主東向以申其尊合所謂祖以孫尊

孫以祖屈之意韓琦見而歎曰孫公此議足以不朽矣

韓維傳維判太常寺初僖祖主巳遷及英宗祔廟中書以為僖祖與稷契等不應毁其廟維言太祖勘定大亂子孫遵業為宋太祖無可議者僖祖雖為高祖然仰迹功業非有所因若以所事稷契事之懼有所未安宜如故便王安石方主初議持不行

蕙田案韓維張師顔議自不可易安石堅僻

之性壞及祖廟異哉

文獻通考中書門下議不祧僖祖祕閣校理王介上議曰夫物有無窮而禮有有限以有限制無窮此禮之所以起而天子所以七廟也今夫自考而上何也必曰祖自祖而上何也必曰曾祖自曾祖而上何也必曰高祖自高祖而上又何也必曰不可及見則聞而知之者矣今欲祖其祖而追之不已祖之上又有祖則固有無窮之祖矣聖人制為之限此天子七廟

所以自考廟而上至顯祖之外而必祧也自顯祖之外而祧亦猶九族至高祖而止也皆以禮為之界也五世而斬故也喪之三年也報罔極之恩也以罔極之恩為不足報則固有無窮之報乎何以異于是故喪之罔極而三年也族之久遠而九也廟之無窮而七也昔先王之制弗敢過焉者也記曰品節斯斯之謂禮易于節之象曰君子以制度數議德行

蕙田案王介所言頗得禮意

神宗本紀熙寧十年五月戊午詔修仁宗英宗廟

元豐元年正月戊午命詳定郊廟禮儀

禮志元豐元年詳定郊廟禮文所圖上八廟異宮之制以始祖居中分昭穆為左右自北而南僖祖為始祖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穆在右宣祖真宗英宗為昭在左皆南面北上陸佃言太祖之廟百世不遷三昭三穆親盡則迭毀如周以后稷為太祖王季為昭文王為穆武王為昭成王為穆康王為昭昭王為穆其後穆王入廟

王季親盡而遷則文王宜居昭位武王宜居穆位成王昭王宜居昭位康王穆王宜居穆位所謂父昭子穆是也說者以昭常為昭穆常為穆則尊卑失序復圖上八廟昭穆之制以翼祖太祖太宗仁宗為昭在左宣祖真宗英宗為穆在右皆南面北上何洵直圖上八廟異宮引熙寧儀僖祖正東向之位順祖宣祖真宗英宗南面為昭翼祖太祖太宗仁宗北面為穆正得祖宗繼序德厚流光之本意又以晉孫毓唐賈公彦言始祖居中三

昭在左南面西上三穆在右南面東上為兩圖上之又援祭法言翼祖宣祖在二祧之位猶同祖禰之廟皆月祭之與親廟一等無親疏遠近之殺順祖實去祧之主若有四時祈禱猶當就壇受祭請自今二祧神主殺于親廟四時之祭享嘗乃止不及大烝不薦新物去祧神主有禱則為壇而祭庶合典禮又請建新廟於始祖之西畧如古方明壇制有詔倣廟制成日取吉

文獻通考馬氏曰晦菴嘗言太祖昭穆廟制一事千

五六百年無人整理且以為神宗嘗討論舊典將復古制而惜其未及營建愚以為後王之失禮者豈獨廟制一事而廟制之說自漢以來諸儒講究非不詳明而卒不能復古制者蓋有由矣如天子七廟三昭三穆并太祖之廟而七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為宗亦如之餘則親盡迭毀其制則外為都宫內各有寢廟别有門垣太祖在北東向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夫人而能知之也然此乃殷周之制殷以契為太祖

而成湯及三宗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周以稷為太祖而文武則為有功德不毀之廟其餘則親盡而毀夫契稷皆有大功于生民以此受封傳世至于湯武受命興王推其所自本于契稷故奉之以為太祖舉無異詞若後之有天下者則皆功業特起不因前代然既即帝位必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如漢之太公晉之征西豫章唐之獻懿景元宋之僖順翼宣皆帝者之祖宗享七廟之嚴奉可也若推以為太祖而比

之稷契則固不侔矣是以韋玄成劉歆諸人講論廟制備矣而終不能復殷周之制者蓋太祖之位未定故也古之祫祭蓋奉太祖與毀廟未毀廟之主而合祀之其制則太祖東向左昭右穆以次為位而祭之然唐世以景帝為太祖（唐公李虎高祖之祖）當中唐間則景帝世近在三昭三穆之內故禘祫則虛東向之位而太祖列於昭穆至代宗以後景帝方居第一室禘祫得以正位然獻懿二祖（景帝之祖父）親盡已毀而禘祫則合祭故

當時建議者請景帝禘祫之時暫居昭穆屈己以奉
祖宗而以獻祖東向然則唐世之祫祭如太祖東向
之位其始也虛之其末也則景獻二帝迭處之矣然
祭祀乃一時之禮虛其位可也迭處其位亦可也宗
廟有百世之規既立太祖之廟不可復虛既入太祖
之廟不可復遷姑以熙寧之事言之當時以僖祖為
太祖而自翼祖以下至英宗為三昭三穆是矣然僖
祖本無功德非宋所以興而肇造區夏光啟後裔者

藝祖太宗也今僖祖為百世不遷之太祖而藝祖太宗則親盡而毁之可乎藉曰以二祖同文武世室亦百世不毁然周之文武其功德未嘗居后稷之右今以僖祖為太祖而藝祖太宗僅同世室終不足以厭人心蓋宋太祖之廟非藝祖不足以當之而神宗之世纔及五代以藝祖為太祖則七廟未可立也漢以來崛起而有天下者必合以天子之禮事其祖考于是尊為始祖或推以配天固不容論其功業之有無

也逮其傳世既久子孫相承則自當以建邦啟土𠷎業垂統者為太祖而𠷎業者所祖之祖固未可以言百世不遷矣葢後世太祖之位隨世而遷太祖之議世各異論不能如殷契周稷之定于有天下之初而後世子孫竟無以易也然則歴代所以不能復殷周七廟之制者非不知古禮也正以追尊之祖無一人可以擬稷契者是以太祖之議難決而太祖之位未定故耳

蕙田案馬氏説極為明暢

神宗本紀元豐三年三月乙酉祔慈聖光獻皇后神於太廟九月乙酉詔即景靈宫作十一殿以時王禮祀祖宗

禮志元豐三年禮文所言古者宗廟為石室以藏主謂之宗祏夫婦一體同几共牢一室之中有左主右主之别正廟之主各藏廟室西壁之中遷廟之主藏於太祖太室北壁之中其埳去地六尺一寸今太廟藏主之室

帝后異處遷主仍藏西夾室求之於禮有所未合請新
廟成並遵古制從之
神宗本紀元豐五年十一月壬午景靈宮成遷祖宗神
御癸未初行酌獻禮乙酉以奉安神御赦天下官在京
大臣子若孫一人庚寅紫宸殿宴侍祠官
禮志元豐五年作景靈宮十一殿而在京宮觀寺院神
御皆迎入禁中所存惟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而
已

凡七十年間神御在宫者四寓寺觀者十有一元豐五年始就宫作十一殿悉迎在京寺觀神御入内盡合帝后奉以時王之禮十一月百官班於集英殿廷帝詣蘂珠凝華等殿行告遷廟禮禮儀使奉神御升綵輿出殿明日復行薦享如禮禮儀使奉神輿行帝出幄導至宣德門外親王使相宗室正任以上前引望參官及諸軍都虞候宗室副率以上陪位内侍省押班磬儀衛以從奉安神御於十一殿明日帝詣宫朝獻先謁天興殿以

次行禮並如四孟儀詔自今朝獻孟春用十一日孟夏擇日孟秋用中元日孟冬用下元日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膳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天興殿門以奉天神不立戟諸神御門置親事官五百人立戟二十四畢朝文武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於兩廡凡執政官除拜赴宮恭謝其後南郊先詣宮行薦享禮並如太廟儀

文獻通考元豐時修定儀注所言先王之制設廟于

前以象生之有朝設寢於後以象生之有寢廟以藏木主列昭穆之序寢有衣冠几杖象平生之居先儒謂薦其血毛腥其俎為薦上古之食退而合享體其犬豕牛羊為薦今世之食儀禮曰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者鄭氏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故也後世因之故方其薦上古之食于廟則時王之制有所不行薦今世之饌于寢則先王之禮有所不用有唐追尊老氏立太清宮于西都凡将郊祀必先

朝焉歲四孟月亦先薦焉天寳詔曰我祖淡然常在為道之宗既殊有盡之期須依事生之禮以祭用質明乃尚陰之義故改以卯初冕服策祝非事生之謂故停而不用章聖皇帝席厚德之流光推璿源之自出乃崇琳館以事聖祖雖採太清之儀寔兼原廟之制聖聖纂承益昭前烈然而如在之容或寓于浮圖之祠朝拜之日尚因于道家之禮至于儀物雜以古今義或未稱時亦有待陛下純孝自天至誠繼志肆

宏屋宇哀合仙聖規摹恢廓咸出睿畫旬歲之間其功大就將期落成之始聿嚴親享之事爰勑有司議其典式伏案原廟雖出于近世餘意乃祖乎先王夫孝子之于親也事亡如事其生思之欲見其人齋三日必見其所為齋者不敢以生事之故有廟焉示不忘古所以神之也不敢以亡事之故有寢焉以象其平生所以親之也多方以求之而其肸蠁如在左右故曰唯孝子為能享親陛下比詔禮官講明太廟之

禮斷之以古其非先王之法者去而弗用則今日設原廟之禮宜酌今制猶前日之詔意也周官四時之祭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皆于首時蓋君子感時物之變而思其親得疏數之中者也伏請以四孟月告廟獻景靈宫天子常服行事薦聖祖殿以素饌神御殿以饍羞器服儀物悉從今制登降薦獻參酌朝謁之儀凡古之事一切不違以合先王事亡如存之義緣享儀注乞下本所詳定從之時祖宗帝后

神御皆寓于宫觀寺院在京師者十有五神宗作景靈宫而在京寺觀神御悉迎奉入内所存者唯萬壽觀延聖廣愛寧華三殿焉

神宗本紀元豐八年十一月丁酉祧翼祖祔神宗於太廟廟樂曰大明之舞

禮志元豐八年太常寺言詔書定七世八室之制今神宗皇帝祟祔翼祖在七世之外與簡穆皇后祧藏於兩夾室置石室中十一月丁酉祔神宗神主於第八室自

英宗上至宣祖以次升遷

哲宗本紀元祐元年正月丙辰立神宗原廟

潛確類書元祐元年太皇太后立神宗原廟詔原廟之立所從來已久前日神宗皇帝即位祠宇並建寢殿以崇嚴祖考其孝可謂至矣今神宗既已升祔於故事當營神御以奉神靈而宮垣之東密接民里欲加開展則懼成煩擾欲採縉紳之議皆合帝后為一殿則無以稱神宗欽奉祖考之意聞治隆殿後有園

地以殿後推之本留以待未亡人也可即其地立神
宗原廟吾萬歲後當從英宗皇帝於天上以寧神明
中以成吾子之志下以安居民之心不亦善乎
二年三月癸酉奉安神宗神御於景靈宮宣光殿十月
壬午奉安神宗御容於會聖宮及應天院
徽宗本紀元符三年八月庚子作景靈西宮奉安神宗
神御建哲宗神御殿於其西庚戌詔以仁宗神宗廟永
世不祧癸亥祔哲宗神主於太廟樂曰大成之舞

禮志元符三年禮部太常寺言哲宗升祔宜如晉成帝故事於太廟殿增一室候祔廟日神主祔第九室詔下侍從官議皆如所言蔡京議以哲宗嗣神宗大統父子相承自當為世今若不祧遠祖不以哲宗為世則三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八宜深考載籍遷祔如禮陸佃曾肇等議國朝自僖祖而下始備七廟故英宗祔廟則遷順祖神宗祔廟則遷翼祖今哲宗於神宗父子也如禮官議則廟中當有八世況唐文宗即位則遷肅宗以敬

宗為一世故事不遠哲宗祔廟當以神宗為昭上遷宣
祖以合古三昭三穆之義先是李清臣為禮部尚書首
建增室之議侍郎趙挺之等和之會清臣為門下侍郎
論者多從其議唯京佃等議異二議既上清臣辨說甚
力帝迄從焉六月禮部請用太廟東夾室奉安哲宗神
主太常少卿孫傑言先帝神主錯之夾室即是不得祔
於正廟與前詔增建一室之議不同昨用嘉祐故事專
置使修奉請以夾室奉安神主亦與元置使之意相違

請如太常前議增建一室尚書省以廟室未備行禮有期權宜升祔隨即增修比之前代設幄行事者不為不至詔依初旨行之廼祔哲宗神主於夾室

徽宗即位宰臣請特建景靈西宮奉安神宗於顯承殿為神御之首昭示萬世尊異之意建哲宗神御殿於西以東偏為齋殿乃給度僧牒紫衣牒千道為營造費戶牖工巧之物並置荊湖北路已而右正言陳瓘言五不可且論蔡京矯誣不從

文獻通考右正言陳瓘言近修建景靈西宮拆移元豐庫大理寺軍器監儀鑾司等處以其地奉安神考哲宗神御然可得而議者有五事焉夫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今廟據社位不合經旨此其可議者一也刑獄之地必有殺氣今乃擇此以建宮廟此其可議者二也西宮之地雖云只移官舍不動民居而一寺一庫一監一司移於他處還此就彼亦有居民此其可議者三也昔者奉安祖宗帝后神御散於寺觀之内神考合集諸殿

會於一宮今乃析而為二歲時酌獻鑾輿分詣禮既繁矣事神則難此其可議者四也顯承殿奉安以來一祖五宗神靈協會既久何用遷徙宗廟重事豈宜輕動此其可議者五也望别行詳議瓘又言陛下所以不敢輕議者謂神考素有修西宫之意蔡京親聞先訓而實録備載其語故不可以不恭依也以臣觀之此乃蔡京矯誣神考之訓無足信者元豐中神考於治隆殿後留基以待宣仁後因御史有請宣仁以其地為神考廟宫而

紹聖大臣反謂宣仁輕蔑神考裁損廟制於是重建顯承殿以為奉安之地當哲宗之時蔡京最用事凡可以毀宣仁者無所不至豈有親聞神考之言可以證元祐之失而乃隱忍不聞於哲宗者乎臣以是知其為矯誣也不從

詔仁宗神考廟永祀不祧詔曰蓋聞有天下者事七世則迭毀之制有常祖有功而宗有德則不遷之廟非一伏以藝祖應天順人肇造區夏太宗受命繼代底定寰

宇真宗以聖繼聖撫全盛之運故仁祖並尊為百世不祧之廟恭惟仁宗皇帝躬天地之度以仁為治在位四十二年利澤施于四海早定大策授英宗以神器功隆德厚孰可擬議英宗皇帝享祚日淺未究施設神宗皇帝以聖神不世出之資慨然大有為于天下政令法度莫不革而新之功業盛大謙抑不居而廟祏之制未議尊崇宜令禮官稽參故事考定仁祖神考廟制詳議以聞十一月權太常少卿盛次仲等言仁宗神考請如聖

詔尊崇廟祏永祀不祧與天無極于是三省表請付外
施行有詔恭依
宋史禮志建中靖國元年名哲宗神御殿曰觀成尋改
重光詔自景靈宫並分三日朝獻崇寧元年三月丁巳
奉安哲宗神御於景靈西宫寶慶殿閏月甲寅朔更名
哲宗神御曰重光
徽宗本紀二年二月癸酉奉安哲宗御容於西京會聖
宫及應天院十二月癸亥祧宣祖皇帝昭憲皇后

禮志崇寧二年祧宣祖與昭憲皇后神主藏西夾室居翼祖簡穆皇后石室之次

文獻通考崇寧二年詔祧宣祖以哲宗神主祔太廟第八室詔曰欽惟哲宗實繼神考傳序正統十有六年升祔之初朕方恭默乃增一室於七室之外遂成四穆於三昭之間考禮與書曾靡有合比閲近疏特詔從臣并與禮官博盡衆見列奏來上援據甚明謂本朝自僖祖至仁宗始備七世當英宗祔廟上祧順祖曁神考祔廟

又祧翼祖則哲宗祔廟父子相承自當為世祧遷之序典禮可稽覽之惕然敢不敬聽其合行事件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二月禮部太常寺言祧遷之序當祧宣祖昭武睿聖皇帝昭獻皇后杜氏神主藏於西夾室居翼祖簡恭睿德皇帝簡穆皇后劉氏石室之次當遷之主每遇祫享即依典禮其祧遷祭告與工擇日學士院撰祝文望依故事詔恭依

宋史徽宗本紀崇寧三年十月巳巳立九廟復翼祖宣

祖
禮志崇寧三年詔曰去古既遠諸儒之說不同鄭氏謂太祖及文武不祧之廟與親廟四為七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內王氏謂非太祖而不毀不為常數是不祧之宗在七廟之外本朝今已五宗則七廟當祧者二宗而已遷毁之禮近及祖考殆非先王尊祖之意宜令有司復議禮官言先王之制廟止於七後王以義起禮乃有增置九廟者禮部尚書徐鐸又言唐之獻祖中宗代宗

與本廟僖祖皆嘗祧而復今存宣祖於當祧之際復翼祖於已祧之後以備九廟禮無不稱乃命鐸為修奉使增太廟殿為十室

玉海東京太廟舊十六楹為七室東西二楹為夾室康定元年冬趙希賢請倣古制每主為一廟一寢不從及元符三年哲宗祔廟七室已滿僖祖至神宗乃祔哲宗主于東夾室

文獻通考崇寧三年九月詔曰有天下者事七世古之

道也惟我治朝祖功宗德賢聖之君六七作休烈之盛軼於古先尊為不祧者至於五宗遷毀之禮近及祖考永惟景祐欽崇之詔已行而不敢踰曁我元符尊奉之文既隆而不可殺雖欲如古莫可得也博考諸儒之說詳求列辟之宜顧守經無以見其全而適時當必通其變爰稽衆議肇作彞倫惟恩以稱情而為宜則禮以義起而無愧是用酌鄭氏四親之論取王肅九廟之規參合二家之言著為一代之典自我作古埀之將來庶安

宗廟之靈以承邦家之福其合行典禮令禮部太常寺詳議聞奏十月詔曰仰惟翼祖在天毓璿源而濬發安陵有行祭皇武於始基然循七世八室之規則數踰於古遵九廟五宗之法則禮未應遷是用仰奉二祧之靈復還列聖之次雖豐不昵雖遠當隆豈惟稽三代之嶶猷蓋亦用本朝之故事其已祧翼祖當祧宣祖廟並復

玉海崇寧四年正月奉僖祖為太廟始祖

文獻通考崇寧四年三月詔以復翼祖宣祖廟增太廟

殿為十室尋以吏部侍郎王寧為行奉使六月九廟奉

禮畢宰臣蔡京率百官拜表稱賀

宋史禮志崇寧四年十二月復翼祖宣祖廟行奉安禮

惟不用前期誓戒及亞終獻之樂舞焉

蕙田案禮天子七廟本無九廟之文即周亦

云文世室武世室未嘗言廟也且世室乃親

盡之祖有功德者不毀在親廟之上宋以有

功德之祖居昭穆之位反以親盡之祖充九

廟之數何其與古戾也

徽宗本紀大觀元年九月己酉加上僖祖謚

禮志政和三年奉安哲宗神御於重光殿昭懷皇后神御殿成詔名正殿曰柔儀山殿曰靈娭於是兩宮合為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及齋宮廊廡共為二千三百二十區

文獻通考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使言

正月朝拜啟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

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于鴻慶宮迎景靈宮

真宗御容奉安于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以

宰相若近臣為禮儀使入内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

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齊奉辭輔臣

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于近郊景靈舊晉

邸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塑像又

建殿于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

殿為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年啟聖院太宗神御為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于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宫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為彰德殿景靈宫莊懿神御為廣孝殿奉安御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

壽寧堂景福殿真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
長寧宮為廣聖宮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
奉真宗神御占宮城西北隅普安院元德莊穆神御
為重徽殿四年萬壽觀修莊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
賓使白仲達入内東頭供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
容于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
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南有王氣乃别構殿
易以塑像為章武殿是歳開先殿火康定初鴻慶宫

神御殿文火罷修神御即舊基構齋殿每醮則旋設
三聖位舊像瘗宮側慶歷六年重修開先殿御飛白
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宮復修三
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
御容于睦親宅真宗御容于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
觀火權奉三聖于景靈宮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
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
駕詣萬壽觀辭翌日奉太祖于滁州天慶觀端命殿

太宗于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于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内臣管勾奉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葺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和元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于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别殿二年帳成

奉安真宗金像天章閣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英宗治平初景靈宮西園作仁宗神御殿曰孝嚴别殿曰寧真齋殿曰迎釐景靈西門曰廣祐明年奉安次日太后酌獻大臣分獻天興諸殿特支在京諸軍班錢　初真宗大中祥符五年以聖祖臨降作景靈宮至天聖元年二月詔修宮之萬壽殿以奉真宗皇帝殿成榜曰奉真明道二年又建廣孝殿十月二十

九日奉安章懿皇后神御儀衛迎導祭告皆如天聖
二年奉真殿禮治平元年三月又詔就宫之西園建
殿以奉仁宗皇帝八月殿成榜曰孝嚴二年四月十
七日奉安御容帝親行酌獻命大臣分詣諸神御代
行禮翌日皇太后酌獻皇太后大長公主以下内外
命婦陪位于廷詔每歲下元朝謁如奉真殿儀九月
詔名齋殿曰迎釐十二月名宫之西門曰廣祐凡七
十年間神御在宫者四其他寓諸寺觀者十一所元

豐五年神宗皇帝始就景靈宮作十一殿在京宮觀寺院神御悉皆迎奉入内盡合帝后而奉以時王之禮元祐元年作宣光殿後改為徽音殿紹聖二年作顯承殿元符三年作西宫以顯承殿為館御之首易名曰大明又作坤元殿重光殿政和四年作柔儀殿于是兩宫合為前殿九後殿八山殿十六閣一鐘樓一碑樓四經閣一齋殿三神厨二道院一東宫正南門曰景靈宫門門内有東西横門其北曰天興殿門門内曰天

興殿以奉聖祖九天司命天尊大帝玉石像刻真宗皇帝聖容侍立（大中祥符五年作）及奉僖祖皇帝順祖皇帝翌祖皇帝版位（元豐五年作）東西廊門曰左右正元殿後門曰保寧以奉元天大聖后像（大中祥符五年作）及文懿皇后惠明皇后版位（元豐五年祔）閣上奉聖祖及六仙官（大中祥符五年作）白西横門西出凡前後殿各三曰天元殿以奉宣祖皇帝山殿曰來寧其後曰太始殿以奉昭憲皇后山殿曰宴娭次西皇武殿以奉太祖皇帝山殿曰靈游其後

曰儷極殿以奉孝明皇后山殿曰凝神又西曰大定殿以奉太宗皇帝山殿曰天游其後曰輝德殿以奉懿德皇后明德皇后元德皇后山殿曰泠風自東横門東出凡前後殿各三曰熙文殿以奉真宗皇帝山殿曰太虚其後曰衍慶殿以奉孝穆皇后章獻明肅皇后章懿皇后山殿曰丹臺次西曰美成殿以奉仁宗皇帝山殿曰晨霄其後曰繼仁殿以奉慈聖光獻皇后山殿曰靈崐又西曰治隆殿以奉英宗皇帝山

殿曰昭清其後曰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皇后山殿
曰寧真齋殿在天興殿之東曰明福西曰迎釐神厨
道院皆在宫之西南西宫正南門曰燕昌門其北曰
大明殿門門内曰大明殿以奉神宗皇帝山殿曰靈
德其後曰坤元殿以奉欽聖憲肅皇后欽成皇后欽
慈皇后山殿曰顯光其西曰世德門其北曰重光殿
門門内曰重光殿以奉哲宗皇帝山殿曰靈臺其後
曰柔儀殿以奉昭懷皇后山殿曰靈娭齋宫在宫之

東偏正南曰昭德門門內曰潔誠殿神厨正宫之東南殿閣齋宫及廊廡共為屋二千三百二十區凡累朝文臣執政官武臣節度使以上並圖形于兩廡

蕙田案漢立原廟議者非之宋廼復襲其名建立神御殿至不可數而以帝王之尊雜處于浮屠道家之宇先王之禮掃地盡矣通考總叙始末最詳存之可以為戒也

揮麈前録祖宗神御像設在南京則鴻慶宫西京則

奉先寺之興元會聖宮之降真殿揚州曰彰武滁州

曰端命河東曰統平鳳翔曰上清太平宫真宗親征

北郊封泰山祀汾陰則有澶淵之信武嵩山崇福之

保祥華陰雲臺之集真乾德六年即都城南安陵之

舊城建奉先資福院為慶基殿以奉宣祖藝祖則太

平興國之開先太宗則啟聖之永隆至大中祥符中

建景靈宫天興殿以奉聖祖其後真宗之奉真仁宗

之孝嚴英宗之英德皆在其側也又有慈孝之崇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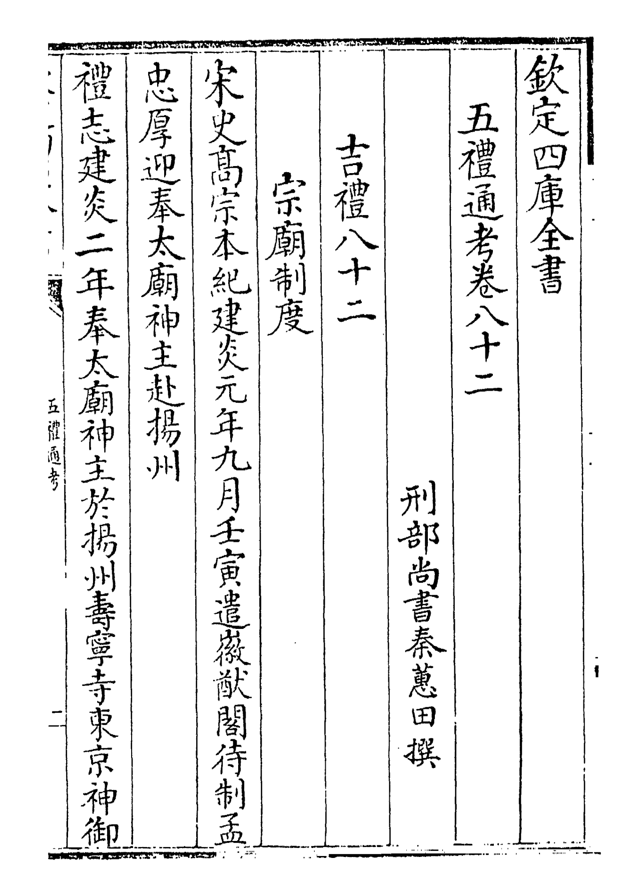
萬壽之延聖崇先之永崇以奉真宗母后章顯明肅在崇真之旁曰章德章懿在奉先之後曰廣孝章惠在延聖之後曰廣愛在普安者二元德曰隆福明德章穆曰重徽元豐中神宗以獻享先後失序地偏且遠有曠世不及親祀者廼詔有司神御之在京師寓于佛祠者皆廢撤而遷之禁中由英德而上五世合為一宮凡十一殿以世次列東西序帝殿一門列戟七十二殿之西廡繪畫容衛王公名將羅立左右內

有燕寢溫清之室玩好畢陳而母后居其北改慶基
曰天元后曰太始開先曰皇武后曰儷極永隆曰大
定后曰輝德奉真曰熙文后曰衍慶孝嚴曰美成后
曰繼仁英德曰治隆其便殿十一曰來寧曰燕娭曰
靈遊曰凝神曰天遊曰泠風曰太靈曰丹臺曰靈崐
曰昭清以五年十一月奉安帝后塑像于新宫大赦
天下繪像侍臣于後元祐初即治隆之後宣光殿以
奉神宗紹聖初闢宫之東隅為顯承殿以宣光殿故

址為嶽音殿以奉宣仁聖烈建中靖國元年詔以顯承介于一偏廟號未稱于是度馳道之西東直大定南北廣袤地勢併撤府寺創為西宮建大明宮以奉神宗為館御之首涓日遷奉親祠永為不祧之廟以示推崇之意曲赦四畿録功臣後如元豐故事云

右宋廟制上

五禮通考卷八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五禮通考卷八十二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八十二

宗廟制度

宋史高宗本紀建炎元年九月壬寅遣徽猷閣待制孟忠厚迎奉太廟神主赴揚州

禮志建炎二年奉太廟神主於揚州壽寧寺東京神御

殿在宮中舊號欽先孝思殿建炎二年閏四月詔迎温州神御赴闕先是神御于温州開元寺暫行奉安童聖皇帝與后像皆以金鑄置外方弗便因愀然謂宰輔曰朕播遷至此不能以時薦享祖宗神御越在海隅念之坐不安席故有是命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郡國廟國朝唯祖宗所嘗幸則有之建炎初金人圍西京急留守孫昭遠遣其將王仔奉啟運宮神御間道走揚州後遷于福州而永安

軍會聖宮揚州章武殿之御容則遷于溫州天慶觀紹興十三年復奉溫州神御還臨安奉安于萬壽觀之後殿唯啟運留福州以守臣提舉成都府新繁縣御容殿者始在重光寺藥師院雍熙間僧道輝畫太祖皇帝御容于佛屋之後壁熙寧六年趙清獻為成都守請建殿奉安神宗不許但令設板屋欄楯以扃護之元豐七年走馬承受趙選者更具奏得旨修建殿宇掫置門鑰宦官監守朝謁以時紹興元年終南

山上清太平宫道士訾全真等復持太宗真宗御容自岐下抵宣撫使張忠獻忠獻即遣使奉安于太祖之側四年宣撫副使吴玠更自武興送仁宗英宗神宗御容至殿奉安二十七年楊椿為兵部侍郎言於朝有旨别加營繕始更為殿門外門二十九年乃成時王時亨知府事請賜宫額及殿名不報淳熙中胡長文入蜀始議即府之聖壽寺剏殿以奉御容殿宇甚華供奉之物亦浸備乃復乞宫額于朝

高宗本紀建炎三年正月己丑奉安西京會聖宮累朝御容于壽寧寺二月癸丑游騎至瓜州太常少卿季陵奉太廟神主行金兵追之失太祖神主四月己酉詔訪求太祖神主六月請太后率宗室迎奉神主如江表十一月癸未主管步軍司閻勍自西京奉累朝御容至行在詔奉安於天慶觀

禮志建炎三年二月上覽禁中神御薦享禮物謂宰臣曰朕自省閱神御每位各用羊胃一須二十五羊祖宗

仁厚豈欲多害物命謹以别味代之在天之靈亦必歆享呂頤浩曰陛下寅奉宗廟罔不盡禮而又仁愛及物天下幸甚

高宗本紀四年二月乙亥奉安祖宗神御於福州

禮志建炎四年奉安神主於温州權用酒脯

文獻通考建炎四年自海道還神主留温州十月十四日奉安

宋史禮志紹興五年吏部員外郎董棻言臣聞戎祀國

之大事而宗廟之祭又祀之大者也大祀禘祫爲重祫
大禘小則祫爲莫大焉今戎事方殷祭祀之禮未暇徧
舉然事有違經戾古上不當天地神祇之意下未合億
兆黎庶之心特出於一時大臣好勝之臆說而行之六
十年未有知其非者顧雖治兵禦戎之際正厥違誤宜
不可緩仰惟太祖受天明命混一區宇即其功德所起
宜祫享以正東向之尊逮至仁宗親行祫享嘗議太祖
東向用昭正統之緒當時在廷之臣僉謂自古必以受

命之祖乃居東向之位本朝太祖乃受命之君若論七廟之次有僖祖以降四廟在上當時大祫上列昭穆而虛東向蓋終不敢以非受命之祖而居之也曁熈寧之初僖祖以世次當祧禮官韓維等據經有請適王安石用事奮其臆說乃俾章衡建議尊僖祖為始祖肇居東向馮京奏謂士大夫以太祖不得東向為恨安石肆言以折之已而又欲罷太祖郊配神宗以太祖開基受命不許安石終不以為然元祐之初翼祖既祧正合典禮

至於崇寧宣祖當祧適蔡京用事一遵安石之術乃建
言請立九廟自我作古其已祧翼祖宣祖並即依舊循
沿至今太祖尚居第四室遇大祫處昭穆之列今若正
太祖東向之尊委合禮經太常寺丞王普又言棻所奏
深得禮意而其言尚有未盡臣竊以古者廟制異宮則
太祖居中而羣廟列其左右後世廟制同堂則太祖居
右而諸室皆列其左右者祫享朝踐於堂則太祖南向
而昭穆位於東西饋食於室則太祖東向而昭穆位於

南北後世祫享於一堂上而用室中之位故唯以東向為太祖之尊焉若夫羣廟迭毀而太祖不遷則其禮尚矣臣故知太祖即廟之始祖是為廟號非謚號也惟我太宗嗣服之初太祖廟號已定雖更累朝世次猶近每於祫享必虛東向之位以其非太祖必不可居也迨至熈寧又尊僖祖為廟之始祖百世不遷祫享東向而太祖嘗居穆位則名實舛矣儻以熈寧之禮為是僖祖當稱太祖而太祖當改廟號然則太祖之名不正前日之

失大矣今宜奉太祖神主居第一室永為廟之始祖每歲五享告朔薦新止於七廟三年一祫則太祖正東向之位太宗仁宗神宗南向為昭真宗英宗哲宗北向為穆五年一禘則迎宣祖神主享於太廟而以太祖配焉如是則宗廟之事盡合禮經無復前日之失矣上曰太祖皇帝開基創業始受天命祫享宜居東向之位宰相趙鼎等奏曰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載在禮經無可疑者又司封郎中林待聘言太廟神主宜在國都今

新邑未奠當如古行師載主之義遷之行闕以彰聖孝於是始建太廟於臨安奉迎安置
高宗本紀紹興七年夏四月癸巳築太廟於建康以臨安府太廟為啟祖殿十二月丁卯祔徽宗皇帝顯肅皇后於太廟
十三年正月己亥親享太廟奉上冊寶二月乙酉建景靈宫奉安累朝神御八月丙戌遣吏部侍郎江邈奉迎累朝神御於温州十月乙未奉安累朝帝后神御於景

靈宫

禮志紹興十三年二月臣僚言竊見元豐五年神宗始廣景靈宫以奉祖宗衣冠之遊即漢之原廟也自艱難以來庶事草創始建宗廟而原廟神遊猶寄永嘉乃者權時之宜四孟薦獻旋即便朝設位以享未副廣孝之意乞命有司擇爽塏之地倣景靈宫舊規隨宜建置俟告成有日迎還睟容奉安新廟庶幾四孟躬行獻禮用副罔極之思從之初築三殿聖祖居前宣祖至祖宗諸

帝居中殿元天大聖后與祖宗諸后居後掌宫内侍七人道士十人吏卒二百七十六人上元結燈樓寒食設鞦韆七夕設摩睺羅簾幕歲時一易歲用酌獻二百四十羊凡帝后忌辰用道釋作法事

蕙田案七廟禮也景靈宫非制也南渡以後尚不悟其非而重建景靈宫何耶

文獻通考自渡江後行在靡有定所神御奉安它州朝獻則遣官分詣至紹興十二年和議成駐蹕臨安始備

太廟原廟之制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自休兵後太祖掓冊寶殿凡帝后寶冊洎郊廟金玉禮器皆藏焉始時令太常寺官一員季點然第省閱文歷而已乾道五年春因有盜竊禮器者中書門下始奏令每季取索赤歷點檢足備用印封鎖具有無損失申省二月己丑降旨慶元五年夏太常寺奏太廟遺失皇后金寶二命大理寺治之六月庚寅降旨既而廟之衛卒赴有司自首坐獄死葢故事冊寶以

中人領其工作盜去鋈而售之中乃鐵胎也由是事敗自後朝廷益謹其事月以察官禮官中官各一員檢視謂之㸃寶禮器中瑤爵玉瓚二事絶佳人間所未見其他圭璧大抵多水漿色也冊寶中惟昭慈聖憲皇后謚冊以象牙餘皆珉玉又有巘宗皇帝謚寶玉色尤温粹

宋史禮志紹興十五年秋復營建神御殿於崇政殿之東朔望節序帝后生辰皇帝皆親酌獻行香用家人禮

其殿名徽宗曰承元欽宗曰端慶高宗曰皇德孝宗曰
系隆光宗曰美明寧宗曰垂光理宗曰章熙度宗曰昭
光
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國朝宗廟之制太廟以奉神主
一歲五享朔祭而月薦新五享以宗室諸王朔祭以
太常卿行事景靈宮以奉塑像歲四孟享上親行之
帝后大忌則宰相率百官行香僧道士作法事而后
妃六宮皆亦繼往天章閣以奉畫像時節朔望帝后

生辰日皆徧薦之内臣行事欽先孝思殿亦奉神御上日焚香而諸陵之上宫亦有御容時節酌獻如天章閣每歲寒食及十月朔宗室内人各往朝拜春秋二仲太常行園陵季秋監察御史檢視太廟之祭以俎豆景靈宫用牙盤而天章閣等以常饌用家人禮云迄今不改

高宗本紀紹興十六年三月乙未增建太廟五月癸未初作太廟祏室

文獻通考十六年太常寺言契勘在京廟制每室東設戶西設牖西牆作祏室藏祖宗帝后神主又有東西夾室其夾室止設戶見今行在太廟係隨宜修蓋未曾安設祏室今既𣂏行修蓋即合體倣在京廟制同殿異室修蓋及將殿東西作兩夾室其兩夾室止設戶十一室即依廟制設戶牖其殿南北深七丈每室於西壁從北以南一丈二尺作厚牆隨宜安設祏室其西夾室亦合設祏室藏順祖室神主詔從之乃廣太廟

玉海中興太廟在瑞石山之左紹興四年𣏌始髙宗在維揚寓神主于壽寧寺建炎四年自海道還神主留温州紹興三年十月二十七日禮官江端友請建太廟正殿七楹分為十三室五年迎温州神主及福州啟運宫神御七年四月二日更築太廟于建康十二月十一日復奉神主還臨安十二年五月二十六日以奉嶶宗主修建别廟殿室三間十三年秋増修宿齋所十六年新祭器將成而室隘不能陳列三月

乙未禮官亟仮請增建于是從西增六楹通舊十三楹每楹為一室東西二楹為夾室五月作祏室藏主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太廟自仁宗以來皆祀七世崇寧初蔡京秉政始取王肅說謂二祧在七世之外乃建九廟奉翼祖宣祖咸歸本室焉然王莽已營九廟唐明皇又用之非始於蔡京也紹興中徽宗祔廟以與哲宗同為一世故無所祧及升祔欽宗始祧翼祖高宗與欽宗同為一世亦不祧由是淳熙末年太廟

祀九世十二室及阜陵復土趙子直為政遂祧僖宣二祖而祔孝宗時朱元晦在經筵獨以九廟為正子直不從元晦議遂格及光宗祔廟復不祧今又祀九世矣

高宗本紀紹興三十二年正月丙子祧翼祖主於夾室

禮志禮部太常寺言欽宗祔廟翼祖當遷於正月九日告遷翼祖皇帝神主奉藏於夾室

孝宗本紀淳熙十五年四月丙戌祔高宗神主於太廟

七月戊戌上高宗廟樂曰大勳舞曰大德

寧宗本紀紹熙五年時寧宗已即位閏十月庚申以吏部尚書鄭僑等奏請祧僖宣二祖正太祖東向之位尋立僖祖別廟以藏順翼宣三祖之主十二月癸酉上孝宗廟樂曰大倫之舞甲戌祔孝宗神主於太廟

禮志紹熙五年九月太常少卿曾三復亦言請祧宣祖就正太祖東向之位其言甚切既而吏部尚書鄭僑等亦乞因大行祔廟之際定宗廟萬世之禮慰太祖在天

之靈破熈寧不經之論今太祖為始祖則太宗為昭真宗為穆自是而下以至孝宗四昭四穆與太祖之廟而九上參古禮而不廢崇寧九廟之制於義為允又言治平四年僖祖祧遷藏在西夾室至熈寧五年王安石以私意使章衡等議乃復祔僖祖以為始祖又將推以配天欲罷太祖郊配韓維司馬光等力爭而安石主其說愈堅孫固慮其罷太祖配天建議以僖祖權居東向之位既曰權居則當釐正明矣詔從之閏十月權禮部侍

郎許及之言僖順翼宣四祖為太祖之祖考所遷之主恐不得藏於子孫之廟今順翼二祖藏於西夾室實居太廟太祖之右遇祫享則於夾室之前設位以昭穆焉於是詔有司集議吏部尚書兼侍讀鄭僑等言僖祖當用唐興聖之制立為別廟順祖翼祖宣祖之主皆祔藏焉如此則僖祖自居別廟之尊三祖不祔子孫之廟自漢魏以來太祖而上毀廟之主皆不合食今遇祫則即廟而享於禮尤稱諸儒如樓鑰陳傅良皆以為可詔從

之時朱熹在講筵獨入議狀條其不可者四大畧云準
尚書吏部牒集議四祖祧主宜有所歸今詳羣議雖多
而皆有可疑若曰藏之夾室則是以祖宗之主下藏於
子孫之夾室至於祫祭設幄於夾室之前則亦不得謂
之祫欲別立一廟則喪事即遠有毀無立欲藏之天興
殿則宗廟原廟不可相雜議者皆知其不安特以其心
欲尊奉太祖三年一祫時暫東向之故其實無益於太
祖之尊而徒使僖祖太祖兩朝威靈相與校強弱於冥

冥之中今但以太祖當日追尊帝號之命而默推之則知今日太祖在天之靈必有所不忍而不敢當矣又況僖祖祧主遷於治平不過數年神宗復奉以為始祖以為得禮之正而合於人心所謂有其舉之莫敢廢者又言當以僖祖為始祖如周之后稷太祖如周之文王太宗如周之武王與仁宗之廟皆萬世不祧昭穆而次以至高宗之廟亦萬世不祧又言元祐大儒程頤以為王安石言僖祖不當祧復立廟為得禮竊詳頤之議論與

安石不同至論此事則深服之足以見義理人心之所同固有不約而合者特以司馬光韓維之徒皆是大賢人所敬信其議偶不出此而安石乃以變亂穿鑿得罪於公議欲堅守二賢之説并安石所當取者而盡廢之今以程頤之説考之則是非可判矣議既上召對令細陳其説熹先以所論畫為圖本貼説詳盡至是出以奏陳久之上再三稱善且曰僖祖自不當祧高宗即位時不曾祧壽皇即位太上即位亦不曾祧今日豈可容易

可於榻前撰數語徑自批出熹方懲內批之弊因乞降出劄子再令臣僚集議上亦然之熹既退即進擬詔意以上意諭廟堂則聞已毁四祖廟而遷之矣時宰臣趙汝愚既以安石之論為非異議者懼其軋已藉以求勝事竟不行熹時以得罪遺汝愚書曰相公以宗子入輔王室而無故輕納妄議拆祖宗之廟以快其私欲望神靈降歆垂休錫羡以永國祚於無窮其可得乎時太廟殿已為十二室故孝宗升祔而東室尚虚熹以為非所

以祝延壽康之意深不然之因自劾不堪言語侍從之選乞追奪待制不許及光宗祔廟遂復為九世十二室蓋自昌陵祔廟踰二百年而後正太祖之位

文獻通考紹熙五年閏十月時寧宗已即位詔別建四祖殿于太廟大殿之西奉祧主僖順翼宣四祖神主歲令禮官薦獻宋朝自太祖追王僖順翼宣四祖以來每遇禘祫祖宗以昭穆相對而虛東向之位王安石用事以為僖祖以上世次不可知則僖祖之有廟疑與后稷無以異當

時諸儒韓維輩辨之不從時程頤為布衣為人言亦以安石之言為是熙寧八年夏禘於太廟以僖祖東向自是無敢議者紹興後董棻王普尤袤俱請正太祖東向之位未克行先是英宗祔廟已祧順祖至欽宗祔廟又祧翼祖及高宗升祔遂為九世十二室至是孝宗將升祔趙汝愚當國欲并祧僖宣二祖事下侍從臺諫禮官議于是吏部尚書鄭僑等請祧二祖而正太祖東向之位諸儒如樓鑰陳傅良輩皆以為可詔從之僑等尋又

請立僖祖别廟以順懿宣三祖祔藏自是年冬始而别建一殿以奉祧主于大殿之西隅歲命禮官薦獻焉今謂四祖殿者是也

馬氏曰祭太祖東向之位或以為僖祖當居之或以為藝祖當居之自熙寧以來議者不一矣蓋自治平四年英宗巳祔廟張安道等以為宜遵七世之制合祧僖祖詔從其説熙寧初王介甫當國每事務欲紛更遂主議以為僖祖宋之太祖不當祧而韓持國輩

争之以為太祖合屬之昌陵諸賢争之愈力而介甫持之愈固遂幾至欲廢藝祖配天之祀以奉僖祖蓋其務排衆議好異遂非與行新法等固無怪也然愚嘗考之張安道建隨世祧遷之議韓持國執藝祖當居東向之說論則正矣而揆之當時則未可蓋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三昭三穆則自父祖而上六世太祖則始封受命以有功德而萬世不祧遷者本非第七世之祖也今神宗之

世而獨祧僖祖則順翼宣太謂太祖太宗共為一世真仁英猶七世也是將祧僖祖而以順祖為太祖乎不可也僖順俱無功德非商契周稷之倫今當時之議其欲祧僖祖者特以其已在七世之外其不祧順祖者特欲以備天子七廟之數然不知親盡而祧者昭穆也萬世不祧者太祖也今以三昭三穆言則僖順皆已在祧遷之數以萬世不祧言則二祖俱未足以當之是姑以當祧之祖而權居太祖之位耳若不以順祖為太祖

則所謂七世者乃四昭三穆矣非所謂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也若必曰虛太祖之位而只祀三昭三穆則當併僖順二祖而祧之又否則姑如唐人九廟之制且未議祧遷雖于禮經不合而不害其近厚今獨祧僖祖則順祖隱然居太祖之位矣此其未可一也如藝祖之合居東向為萬世不祧之太祖其說固不可易然神宗之時上距藝祖纔四代五廟耳若遽以為太祖則僖順以下四帝皆合祧而天子之廟

下同於諸侯矣此其未可者二也諸賢之說大概只以為不可近捨淑業之藝祖而遠取追尊之僖祖介甫務欲異衆則必欲以其所以尊藝祖者尊僖祖而于當時事體皆未嘗審訂若以前二節者反復推之則尊僖祖者固失矣而遽尊藝祖者亦未為得也至寧宗之初年則不然矣自藝祖淑業以來已及八世十二廟則僖順翼宣之當祧無可疑者于此時奉藝祖正東向之位為萬世不祧之祖更無拘礙而董棻

王普等所言乃至當之論矣晦菴獨以伊川曾是介甫之說而猶欲力主僖祖之議則幾於膠柱鼓瑟而不適于時黨同伐異而不當于理愚固未敢以為然也

蕙田案宋紹熙中從廷臣鄭僑樓鑰陳傅良等議祧僖順翼宣四祖正藝祖太祖東向之位此不易之經也儀禮喪服傳曰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公子之子稱公孫

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于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為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子此自尊別于卑者也鄭註謂後世為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得祀別子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耳賈疏始封君得立五廟者太祖一廟與高祖以下四廟今始封君後世乃不毀其廟為太祖于此始封君未有太祖廟惟有高祖

以下四廟則公子為別子者得入四廟之限
故云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謂自禰
以上至高祖以次立四廟云後世遷之乃毁
其廟者謂始封君死其子立即以父為禰廟
前高祖者為高祖之父當遷之又至四世之
後始封君為高祖父當遷之時轉為太祖通
四廟為五廟定制也據此則太祖之義明矣
經所言者諸侯也推而上之自尊别于卑天

子亦當如是無二理也祖諸侯者不祖公子公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此則僖順翼宣四親廟之禮也後世遷之乃毀其廟則四祖當祧之明證也四世之後始封君為高祖父當遷轉為太祖此藝祖當正太祖之位之確據也考之往古驗之方來無不當以是為準乃宋之廷臣孫固韓維司馬公等建議于前鄭僑樓鑰陳傅良等主持於後大禮雖

卒定而遲久不決是皆不知以此經斷之之過也王荆公之偏僻無論矣乃程子從而是之朱子更堅主其說至於面折廷爭而決以去就究其說亦終不行可見義理之正人心之安雖諸大儒非之而不可易特不解朱子何以不察乎此致馬氏有膠柱鼓瑟黨同伐異之譏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義之難精而經學之難講也久矣

又曰有天下者必推其祖以配天既立宗廟必推其祖為太祖禮也自孝經有郊祀配天明堂配帝之說祭法有禘郊祖宗之說鄭氏註以為禘郊即郊也（鄭氏以禘為祀天于圜丘然圜丘亦郊也）祖宗即明堂也于是後之有天下者配天配帝必各以一祖推其剏業之祖以擬文王以為未足也而必求其祖之可以擬后稷者而推以配天焉夫文王受命作周者也漢之高帝唐之神堯宋之藝祖庶乎其可擬矣曹孟德司馬仲達以下諸人逞其

姧雄詐力取人之天下國家以遺其子孫上視文王奚啻瓦釡之與黄鍾然其為肇造區夏光啟王業事迹則同為子孫者雖以之擬文王可也獨擬后稷之祖則歴代多未有以處于是或取之遥遥華胄如曹魏之祖帝舜宇文周之祖神農周武氏之祖文王是也此三聖人者其功德固可配天矣而非魏與二周之祖也是以當時議之後代哂之以為不類至于唐既以神尭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

景帝宋既以藝祖擬文王矣而求其所以擬后稷者則屬之僖祖夫景僖二帝雖唐宋之始祖然其在當時則無功業之庸夫也上視周室僅可比不窋之流而以后稷尊之過矣是以不特後世議其非而當時固譁然以為不可葢無以厭服人心故也夫知其祖之未足以厭服人心而推崇尊大之意未慊也于是獻議者始為導諛附會之說以中之老聃亦人耳道家者流假託其名以行其教遂至推而尊之列坐上

帝之右而為其徒習其教者則曰此天帝也非復周之柱下史也而聃姓適同乎唐乃推聃以為始祖尊之曰玄元皇帝葢雖祖聃而其意謂吾祖固天之貴神也於是崇建太清宫每禘祫並于玄元皇帝前設位序正是葢以玄元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其祖宗則俱為昭穆矣至宋大中祥符間天書封禪之事競興遂復放唐人之為推所為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以為聖祖建立景靈宫聖祖殿居中而僖祖以下各立

一殿分置左右是蓋以聖祖為太祖擬周之后稷而祖宗則俱為昭穆矣晦菴嘗言景靈之建外為都宮而内各有寢廟門垣乃為近古蓋以其規制宏壯每帝各居一殿不如太廟之共處一堂稍類古人立廟之制而足以稱天子所以嚴奉祖宗之意是則然矣然不知所謂聖祖者固有功德之可稱如后稷譜系之可尋如稷之于文武成康乎祭法言虞夏商周禘郊祖宗之制鄭氏注謂有虞氏以上尚德禘郊祖宗

配用有德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其姓氏之先後為次
項平甫亦言此經作祭法者已於篇末自解其意先
序帝嚳堯舜鯀禹之功次序黄帝顓頊契冥湯文武
之功以為此皆有功烈於民者故聖王祀之非此族
也不在祀典則其意葢謂郊禘祖宗皆擇有功烈者
祀之耳而後之有天下者欲稽此以祀其祖先則固
與其說大異矣愚嘗因是而究論之虞夏商之事遠
矣周人郊祀后稷宗祀明堂此後世所取法也以詩

考之言后稷配郊者為生民思文言文王配明堂者
為我將我將之詩其所稱頌者受命興周而已而生
民思文二詩則皆言教民播種樹藝五穀之事然則
文王有功於興周而后稷則有功于天下萬世者也
傳曰烈山氏之子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
稷自商以來祀之夫社五土之神稷五穀之神皆地
之異名也古之聖人能建天地所不及之功則其道
可以擬天地故後世祀之推以配天地棄自商祀以

為稷則周為諸侯之時固已配食地祇矣周有天下棄開國之祖也文王受命禮合配天而實棄之子孫也周公制禮作樂既舉嚴父配天之禮以祀文王矣而棄之祀仍商之舊列于社稷是尊禰而卑祖也故復掓為明堂之禮而以是二聖人者各配一祀焉臨蕃亦言古惟郊祀明堂之祀周公以義起自秦以來文王配天之禮廢矣而稷之祀至今未嘗廢蓋稷之配食地祇周未興而已然周已亡而不替所謂有功烈于民者祀之萬世如一日

也後之有天下者豈復有此祖也哉而必欲效周之禮推其逺祖上擬后稷或本無譜系可考而強附會於古之帝王如曹魏二周之祖舜神農與文王是也或姑推其上世之逺祖而不問其人品功德之何如如唐之景帝宋之僖祖是也又否則推而神之託之天帝之杳冥如唐之玄元宋之聖祖是也而上視周家祀后稷之意則不類甚矣曷若只推其剏業之祖上擬文王郊祀明堂俱以配侑而上世之祖既未有

可以擬后稷者則不必一遵周人之制可也

蕙田案馬氏二論可謂長于理而善于辭矣而猶有未盡者以愚推之三代以後始祖之位移易不定而議亦莫歸于一者一在附會不可知之華胄以失之誣一在姑取親廟之第一世為祖而失之昵二者自漢及宋迭為乖謬而卒以㧞業開國之君當之則人心安而典禮正焉夫以㧞業之君為太祖人知之

所祀之親廟功德不可擬商周之稷契人亦知之然往往不足以堅其說而決其非者咎在持議之人無有以别子為祖之說斷之也傳曰别子為祖别子公子也大夫不得祖諸侯故以公子為始祖諸侯不得祖天子故以初封受國之君為始祖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之氏則以胙土受命之君為始祖故夏之世不祖顓頊而祖禹顓頊天子也不可祖

禹則始封于夏之君也殷周之世不祖帝嚳而祖契與稷帝嚳天子也不可祖稷與契始封于商于部之君也此乃胙土受命不可易之制而非專為其盛德之可百世祀而報之是之謂祖有功功者始封有國之謂也如專以德則百世祀者不獨其子孫矣後世之君或奮起布衣或業由篡竊既無有國始封之祖即高曾以上之世系尚茫昧不可尋而姑

以其所能記憶者立為親廟遂以親廟之最遠者為始祖夫親廟宜也是仁率親之義也以為不遷之祖不可也非祖有功之義也如唐之獻祖宋之僖祖皆始祀而卒遷假使當時議者不徒以稷契功德之說較之而以稷契始封有國之説斷之則雄才大畧之主或不至任情以掩義何也功德比擬迹涉貶抑而情之所篤孝子仁人必有歉於心而不肯

從者若以始封别子之說決之則親廟之數窮而祧遷之論定矣然當議時雖不及此即加崇奉而數世後卒歸于遷改而後定者義理得而人心安也故三代以後總當以淑業開國之君為太祖凡追尊之廟皆親盡而遞遷蓋祖之名一而太祖不同祖考之祖有遠近隆殺之分太祖之祖乃萬世不易之號明乎此而始祖太祖之號確有所歸無可疑矣

厥後明孝宗時憲宗升祔時九廟已備定議祧遷當時禮臣周洪謨倪岳等乃謂國家自德祖以上莫推世次遂以德祖視周后稷蓋沿王安石僖祖之謬說失職甚矣有一楊守陳爭之而不從世宗時卒祧德祖豈非與宋僖祖之議同一轍哉

宋史禮志慶元二年四月禮部太常寺言已於太廟之西别建僖祖廟及告遷僖順翼宣帝后神主詣僖祖廟

奉安
寧宗本紀慶元四年十二月癸卯祔光宗皇帝神主於
太廟
續文獻通考寧宗嘉定四年三月臨安大火將及太
廟詔遷神主於壽慈寺三日火息乃還太廟陳傅良
上僖祖太祖廟議曰以經傳考之自商而上以受命
之君為宗而祖其所始生之帝故虞夏以舜禹為宗
而祖顓頊商人則以受命之君為宗而祖契周監二

代於是以受命之君為祖繼祖為宗而郊其所始封之君故周人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文王未稱王何以得為受命之君周公為之也其在詩受命作周言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此周公推受命於文王祖文而宗武之事也其在詩思文后稷配天則稷之郊樂也清廟祀文王則文王廟樂也執競祀武王則武王廟樂也我將祀文王於明堂則又文王配帝之樂也文武每廟各有樂章而后稷廟無專樂則見周

祖文王而后稷不在七廟之列於是有先王先公之廟祧先王謂太王而下先公謂后稷而下其在詩天作祀先王先公則后稷以至太王王季之廟樂也文武每廟各樂章文王配帝又别有樂假如后稷為太祖則不應但有郊樂而無廟樂今天作一詩通用之先公先王則由王季而上其遷主皆藏於后稷而合享之明矣在書洛誥秬鬯二卣禋於文王武王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不及后稷不應每事皆

遺太祖又明驗也由此言之后稷固先公之廟也天保之詩曰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時祀固同而周禮享先王禮甚備享先公但用鷩冕或亦有隆殺之等記曰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當武王之末追尊三世周公金縢之卜但告三王則太王為祖而文王猶為穆考酒誥所謂穆考文王是也成王制禮作樂更定廟制於是推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閔予小子之詩曰於乎

皇考永世克孝念兹皇祖陟降庭止則武王祔廟成

王時也雖禘太祖謂文王也其詩曰既右烈考亦右

文母則是以文王爲祖武王爲昭考矣武王爲昭考

故文王之子皆遞稱昭富辰所謂文之昭武之穆是

也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註云祖廟爲后稷始祖

之廟詩禘太祖註云太祖爲文王王肅亦曰文王自

是祖廟孝經云宗祀文王宗字訓尊則以后稷爲始

祖文王爲太祖王鄭同此說也喪服傳曰諸侯及其

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此始祖太祖明文也馬融云諸言祖遠言始祖近言太祖是也韋昭曰商家祖契周初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成文王之業而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廟不可毀而後更祖文王宗武王此說近之矣孔子稱之曰孝莫大於嚴父嚴父莫大於配天周公其人也昔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以為周公其人言非周公不足以及此明非夏商之舊也周變夏

商非特此也追王至於三代前此未有也繫姓至於百世前此未有也推其所自出至於帝嚳又前此未有也商人禘舜至周禘嚳世數益遠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漢魏以來諸儒考經不詳或得或失王鄭二家互相詆毀要不足深信此其所以專經為斷以贊廟議之決洪惟本朝世次弗彰今當以太祖之所推尊為定以僖祖為始祖之廟與太祖之廟皆世世享祀推廣孝思崇長恩厚則羣臣之議不相抵牾而大

典可就矣

葸田案傳良尚主調停之說非實見太祖之

當配天而不可易也

理宗本紀寶慶元年四月辛卯朔寧宗祔廟

王圻續通考御史臺言大行皇帝係是十世當行議祧

切謂商以契為始祖以湯太戊武丁為不毀之廟不在

三昭三穆之數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

也公羊子曰世室世世不毀仰惟國朝太祖皇帝為帝

者太祖之廟太宗皇帝祔於太祖為一世之廟真宗仁宗神宗高宗各有制書不祧此與商周不毁廟魯公武公之世室名異實同世室之祧既不在三昭三穆之中則固不在九廟之數自太祖以至光宗實為五廟今大行皇帝始為六廟合增展一室以祔大行皇帝於禮為合於義為安詔從之

宋史理宗本紀紹定四年九月丙戌夜臨安火延及太廟十月戊午太常少卿度正國史院編修官李心傳各

疏言宗廟之制未合於古茲緣災異宜舉行之詔兩省侍從臺諫集議以聞

禮志紹定四年九月丙戌京師大火延及太廟太常少卿度正言伏見近世大儒侍講朱熹詳考古禮尚論宗廟之制畫而為圖其說甚備然其為制務倣於古而頗更本朝之制故學士大夫皆有異論遂不能行今天降災異火發民家延及宗廟舉而行之莫此時為宜臣於向來備聞其說今備員禮寺適當此變若遂隱默則為

有負謹為二說以獻其一純用朱熹之說謂本朝廟制
未合於古因畫為圖謂僖祖如周后稷當為本朝始祖
夫尊僖以為始祖是乃順太祖皇帝之孝心也始祖之
廟居於中左昭右穆各為一廟門皆南向位皆東向祧
廟之主藏於始祖之廟夾室昭常為昭穆常為穆自不
相亂三年合食則併出祧廟之主合享於始祖之廟始
祖東向羣昭之主皆位北而南向羣穆之主皆位南而
北向昭穆既分尊卑以定其說合於古而宜於今盡美

盡善舉而行之祖宗在天之靈必歆享於此而垂祐於無窮也其一說則因本朝之制而參以朱熹之說蓋本朝廟制神宗嘗命禮官陸佃討論欲復古制未及施行渡江以來稽古禮文之事多所未暇今欲驟行更革恐未足以成其事而徒為紛紛或且仍遵本朝之制自西徂東並為一列惟於每室之後量展一間以藏祧廟之主每室之前量展二間遇三年祫享則以帷幄幕之通為一室盡出諸廟主及祧廟主並為一列合食其上前

乎此廟為一室凡遇祫享合祭於其室名為祫享而實未嘗合今量展此三間後有藏祧主之所前有祖宗合食之地於本朝之制初無大段更革而頗已得三年大祫之義今來朝廷若能舉行朱熹前議固無以加如其不然姑從後說亦為允當不失禮意然宗廟之禮儻無其故何敢妄議今因大火之後若加損益亦惟其時乞賜詳議有旨令從祀禮部太常集議後竟不行

蕙田案度正兩議都無一是

理宗本紀五年壬寅新作太廟成

王圻續通考景定五年八月都省言知嘉定府洪濤

迎奉新繁縣太祖以下六朝御容于本府天慶觀一

時權宜于禮未備詔令守臣選差武臣一員擇日迎

奉赴行在所奉安合行典禮令有司條具上于尚書

省

右宋廟制下

遼史聖宗本紀統和十三年九月丁卯奉安景宗及皇

太后石像于延芳淀　十四年十一月乙酉奉安景宗
及皇太后石像於乾州
開泰元年十二月丙寅奉遷南京諸帝石像于中京觀
德殿景宗及宣獻皇后於上京五鸞殿
八年正月壬戌建景宗廟於中京
九年十二月戊辰詔中京建太祖廟制度祭器皆從古
制
道宗本紀太康三年九月壬申修乾陵廟

續文獻通考遼諸帝各有廟又有原廟如凝神殿之類其儀制俱未詳大抵簡樸有太古之風

蕙田案遼廟制雖不詳然史云中京建廟制度祭器皆從古制則亦斐然有文矣第所謂古制者三代以來之古制歟抑本國之古制歟要皆不失禮意勝于宋多矣

右遼廟制

金史禮志金初無宗廟天輔七年八月太祖葬上京宮

室之西南建寧神殿于陵上以時薦享自是諸京皆立廟惟在京師者則曰太廟

太宗天會二年立大聖皇帝廟于西京

太宗本紀天會三年八月癸卯斡魯以遼主至京師甲辰告于太廟十月詔建太祖廟于西京

熙宗本紀天會十四年八月丙辰追尊九代以下曰皇帝皇后定始祖景祖世祖太祖太宗廟皆不祧

蕙田案是時熙宗立二年矣仍用太宗年號

故稱天會十四年

天眷二年九月丙申立太祖原廟于慶元宮

皇統三年五月甲申初立太廟　四年七月庚午建原

廟於東京

禮志皇統七年有司奏慶元宮門舊曰景暉殿曰辰居

似非廟中之名今宜改殿名曰世德是歲東京御容殿

成

熙宗本紀皇統八年閏八月丙寅太廟成

禮志皇統三年初立太廟八年太廟成則上京之廟也
海陵本紀天德四年十月壬戌朔使使奉遷太廟神主
禮志天德四年有司言燕京興建太廟復立原廟三代
以前無原廟制至漢惠帝始置廟于長安渭北薦以時
果其後又置于豐沛不聞享薦之禮今兩都告享宜止
于燕京所建原廟行事于是名其宫曰衍慶殿曰聖武
門曰崇聖

蕙田案金天德四年宋紹興二十二年也時

宋方廣建神御殿而金之有司奏稱三代以前無原廟制何其正也使宋臣而知此亦何至是哉

海陵本紀貞元三年十月戊寅權奉安太廟神主于延聖寺十一月丁卯奉安神主于太廟

禮志貞元初海陵遷燕乃增廣舊廟奉遷祖宗神主于新都三年十一月丁卯奉安于太廟

正隆中營建南京宫室復立宗廟南渡因之其廟制史

不載傳志雜記或可概見今附之汴京之廟在宮南馳道之東殿規一屋四間限其北為神室其前為通廊東西二十六楹為間二十有五每間為一室廟端各虛一間為夾室中二十三間為十一室從西三間為一室為始祖廟祔德帝安帝獻祖昭祖景祖祧主五餘皆兩間為一室世祖室祔肅宗穆宗室祔康宗餘皆無祔每室門一牖一門在左牖在右皆南向石室之龕于各室之西壁東向其世祖之龕六南向者五東向者一其二其

三俱二龕餘皆一室一龕總十六龕祭日出主于北墉
下南向禘祫則並出主始祖東向羣主依昭穆南北相
向東西序列室户外之通廊殿階二級列陛三前井亭
二外作重垣四繚南東西皆有門内垣之隅有樓南門
五闔餘皆三中垣之外東北冊寶殿也太常官一人季
視其封緘謂之點寶内垣之南曰大次東南為神庖廟
門翼兩廡各二十有五楹為齋郎執事之次西南垣外
則廟署也神門列戟各二十有四植以木錡戟下以板

為掌形畫二青龍下垂五色帶長五尺享前一日則懸

戟上祭畢藏之

世宗大定二年十二月詔以會寧府國家興王之地宜

就慶元宮址建正殿九間仍其舊號以時薦享　以曆

宗御容奉還衍慶宮

有司擬奏閔宗無嗣合別立廟有司以時祭享不稱宗

以武靈為廟號又奏唐立別廟不必專在太廟垣内今

武靈皇帝既不稱宗又不與祫享其廟擬于太廟東墉

外隙地建立從之

王圻續通考大定四年廟成以武靈後謚孝成又謂之

孝成廟三月奉安武靈皇帝及悼皇后

金史禮志大定五年會寧府太祖廟成有司言宜以御

容安置先是衍慶宮藏太祖御容十有二法服一立容

一戎衣一佩弓矢一坐容二巾服一舊在會寧府安置

半身容二春衣容一巾而衣紅者二舊在中都御容殿

安置今皆在此詔以便服容一遣官奉安擇日啟行前

一日夙興告廟用酒饌差奏告官一員以所差使充進
請御署祝版其日質明有司設龍車于衍慶宮門外少
西東向宰執率百官公服詣本宮殿下班立再拜班首
升殿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班首降階復位
陪位官皆再拜奉送使副率太祝捧御容匣出宰執以
下分左右前導出衍慶宮門外俟御容匣升車百官上
馬後從旗幟甲馬錦衣人等分左右導香輿扇等前行
至都門郊外俟御容車少駐導從官下馬車前立班再

拜奉送使副側侍不拜班首詣香輿跪上香俛伏興還班再拜辭訖退使副遂行每程到館或廨舍内安駐其道路儀衛紅羅傘一龍車一其制以青布為亭子狀安車上駕以牛又用驫五旗鼓共五十舁香輿一十人導從六十人執扇八人兵士百人護衛二十人以宗室明安穆昆子孫充所過州縣官屬公服出郭香果奉迎再拜班首上香奠酒又再拜送至郊外再拜乃退至會寧府官屬備香輿奉迎如上儀乘馬從至廟門外下馬分

左右導引使副率太祝四員捧御容入廟于中門外東壁幄次内奉置定再拜訖退擇日奉安至日質明差去官與本府官及建廟官等並公服詣幄次前排立先再拜跪上香樂作奠酒訖又再拜太祝捧御容衆官前導引至殿下排立御容升殿奉安訖再拜班首升殿跪上香讀祝奠酒樂作少退再拜訖班首降階復位下闕三百五十二字于殿上又設親王宰執以下百官拜位于殿庭又設盥洗位于東階下執罍篚者位于其後又于神位前各設

北向拜褥位并各設香案香爐匙合香酒花果器皿物等依前來例又於聖武殿上設香案爐匙合香等又于殿下各設腰轝一舁士一十六人傘子各二人執扇各十二人導從弩手各三十人前一日清齋親王于本府百官于其第行禮官執事人等習儀就祠所清齋其日質明禮官率太廟署官等詣崇聖閣奉世祖御容每匣用内侍二人太祝一員禮官署官前導置于聖武殿神座禮直官引親王宰執百官公服于殿庭班立七品以

下班于殿門之外贊者曰拜在位者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罍洗盥手訖升殿詣神座前跪上香訖少退再拜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訖禮官導世祖御容升腰輿儀衛依次序導從至廣德殿百官從後至庭下班位立禮官率太廟署官就腰輿內捧御容于殿上正面奉安訖百官于階下六品以下官于殿門外立班贊者曰再拜在位官皆再拜禮直官引班首詣盥洗盥手訖升殿執事官等從升詣御容前

跪上香奠酒教坊樂作少退再拜訖樂止禮直官引班首降殿復位贊者曰拜在位官皆再拜禮官率太廟署官詣崇聖閣太祝内侍捧太宗御容禮官導太宗御容于聖武殿行禮畢以次奉安于丕承殿行禮並如上儀次睿宗御容奉安于天慶殿禮亦如之俟奉安禮畢百官退

世宗本紀大定十年十一月辛巳制盜太廟物者與盜宫中物論同

禮志大定十二年議建閔宗別廟禮官援晉惠懐唐中宗後唐莊宗升祔故事若依此典武靈皇帝無嗣亦合升祔然中宗之祔始則為虛室終則增至九室惠懐之祔乃遷豫章潁川二廟莊宗之祔乃祧懿祖一室今太廟之制除祧廟外為七世十一室如當升祔武靈即須別祧一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若旁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伏覩宗廟世次自睿宗上至始祖凡七世別無可祧之廟晉史云廟以容主

為限無拘常數東晉與唐皆用此制遂增至十一室康帝承統以兄弟為一室故不遷遠廟而祔成帝唐以敬文武三宗同為一代于太廟東間增置兩室定為九代十一室今太廟已滿此數如用不拘常數之說增至十二室可也然廟制已定復議增展其事甚重又與睿宗皇帝祏室昭穆亦恐更改春秋之義不以親親害尊尊漢志云父子不並坐而孫可從王父若武靈升祔太廟增作十二室依春秋尊尊之典武靈當在十一室禘祫

合食依孫從王父之典當在太宗之下而居昭位又當
稱宗然前升祔睿宗已在第十一室累遇祫享睿宗在
穆位與太宗昭位相對若更改祏室及昭穆序非有司
所敢輕議宜取聖裁
世宗本紀大定十三年四月辛巳更定盜宗廟祭物法
禮志大定十六年四月十九日奉安世祖御容行朝謁
之禮皇帝前一日齋于內殿皇太子齋于本宮親王齋
于本府百官齋于其第太廟令率其屬于衍慶宮內外

掃除設親王百官拜位於殿庭又設皇太子拜褥于親王百官位前宣徽院率其屬于聖武門外之東設西向御幄靈星門東設皇太子幄次其日有司列仗衛于應天門俟奉安御容訖有司于殿上并神御前設北向拜褥位安置香爐香案并香酒器物等皇太子比至車駕進發已前公服乘馬本官屬導從至衍慶宫門西下馬步入幄次親王百官于衍慶宫門外西向立班俟車駕將至典贊儀引皇太子出幄次于親王百官班前奉迎

導駕官五品六品七品職官内差四十員于應天門外道南立班以俟皇帝服靴袍乘輦從官繖扇侍衛如常儀勅旨用大安輦儀仗一千人出應天門閤門通喝導駕官再拜訖閤門傳勅導駕官上馬分左右前導至廟門外西偏下馬車駕至衍慶宫門外稍西降輦左右宣徽使前導皇帝步入御幄簾降閤門先引親王宰執四品以上執事官由東西偏門入至殿庭分東西班相向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入立于褥位之西東向進香進酒

等執事官并升階于殿上分東西向以次立宣嶶使跪奏請皇帝行朝謁之禮簾捲皇帝出幄宣嶶使前導至殿上褥位北向立典贊儀引皇太子就褥位閤門引親王宰執四品已上執事官回班並北向立令中間歇空不礙奏樂五品以下聖武門外八品以下宫門外陪拜宣嶶使跪奏請皇帝再拜教坊樂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請皇帝詣神御前褥位北向立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請皇帝跪三上香三奠酒俛

伏興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訖皇帝復位又請皇帝再拜皇太子以下羣官皆再拜宣徽使奏禮畢以上擬八拜宣徽院奏過依舊例十二拜典贊儀引皇太子復立于褥位之西東向閤門引親王宰執以下羣官東西相向立先引五品以下官出宣徽使前導皇帝還御幄簾降典贊儀引皇太子閤門分引殿庭百官以次出宣徽使跪奏請皇帝還宮簾捲步出廟門外升輦還宮如來儀

世宗本紀大定十七年正月戊申詔以衍慶宮聖武殿西建世祖神御殿東建太宗睿宗神御殿

禮志大定十九年四月禘祫閔宗遂增展太廟為十二室

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一年四月庚戌奉安昭祖以下三祖三宗御容于衍慶宮行親祀禮

禮志大定二十一年閏三月奉吉昭祖景祖奉安燕昌閣上肅宗穆宗康宗奉安閣下明肅皇帝奉安崇聖閣

下每位設黃羅幕一黃羅明金柱衣二紫羅地褥一龍牀一踏牀二衣全前期奏吉四月一日奉安五日親祀

是年五月遷聖安寺睿宗皇帝御容于衍慶宮皇太子親王宰執奉迎安置

世宗本紀大定二十九年正月癸巳上崩三月辛卯朔上尊謚廟號世宗

禮志大定二十九年世宗將祔廟有司言太廟十二室自始祖至熙宗雖係八世然世祖與熙宗為兄弟不相

為後用晉成帝故事止係七世若特升世宗顯宗即係九世於是五月遂祧獻祖昭祖升祔世宗明德皇后顯宗于廟

宣宗本紀貞祐三年七月丁丑肅宗神主至自中都奉安于明俊殿已卯明德皇后神主至自中都八月太祖御容至自西京奉安于啟慶宫九月癸酉朝謁世祖太祖御容于啟慶宫行獻享禮始用樂甲戌朝謁太宗熙宗睿宗御容行獻享禮

四年二月甲辰命參知政事李革為修奉太廟使權祔

肅宗神主于世祖室奉世祖以下神主于隨室祭器以

瓦代銅獻官以公服行事供帳等物並從儉約三月乙

卯以將修太廟遣李革奏告祖宗神主于明俊殿五月

癸丑朔禮官言太廟既成行都禮雖簡約惟以親行祔

享為敬請權不用鹵簿儀仗及宮懸樂舞從之八月甲

寅太子少保兼禮部尚書張行信定祔享親祀之儀以

進上嘉納之十月己未親王百官奉迎祖宗神主于太

廟辛酉上親行祔享禮甲子祔享禮成

禮志貞祐二年宣宗南遷廟社諸祀並委中都自𥟖延

盡忠棄城南奔時謂之禮盡廢四年禮官言廟社國之

大事今主上駐蹕陪京列聖神主已還於此宜重修太

廟社稷以奉歲時之祭案中都廟制自始祖至章宗凡

十二室而今廟室止十一若增建恐難卒成况時方多

故禮宜從變今擬權祔肅宗主世祖室始祖以下諸神

主于隨室奉安主用栗依唐制皇統九年所定也祏室

旁及上下皆石門東向以木為闔縣以朱室中有褥奠主諡帝主居左覆以黄羅帕后主居右覆以紅羅帕黼扆以紙木為筐兩足如立屏狀覆以紅羅三幅繡金斧五十四裹以紅絹覆於屏上其半無文者垂于其後置北墉下南向前設几筵以坐神主五席各長五尺五寸闊二尺五寸莞筵粉純以藺為席緣以紅羅以白繡黼文及雲氣之狀復以紅絹裏之每位二繅席畫純以五色絨織青蒲為之緣以紅羅畫藻文及雲氣狀亦以紅

絹裏之每位二在莞上次席黼純以輕筠為之亦曰桃枝席緣以紅綃繡鐵色斧裏以紅絹每位二在繅席上虎席二大者長同惟闊增一尺以虎皮為褥有緼以紅羅繡金色斧緣之又有小虎皮褥制同三席時暄則用桃枝次席時寒則去桃枝加虎皮褥夏秋享則用桃枝次席二冬則去桃枝加小虎皮褥于繅席上臘冬則又添大虎皮褥二于繅上還小虎皮褥二在大褥之上曲几三足直几二足各長尺五寸以丹漆之帝主前設曲

几后設直几

哀宗本紀正大元年三月戊申奉安宣宗御容于孝嚴寺四月癸酉宣宗祔廟

蕙田案金太廟原廟神御殿畧如宋制然簡約多矣

右金廟制

五禮通考卷八十二